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六

已未孟秋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巡視京營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等題爲都城時  
當戒嚴營操尚屬虛套敬陳末議以資防守  
事竊照京營兵馬

天子之六師在焉臣等奉

命巡視值建酋跳梁京師戒嚴臣等朝夕拮据加  
意整飭亦妄興士馬精壯營伍充實然無奈  
入營有數放操有時于營務實無裨益也蓋

臣等戴星而往先徧歷隊伍察其器械朽鈍  
馬匹瘦弱者而撲責之比上將臺則日已高  
春矣迨抽籤較藝分營監視臣等看各營官  
射箭未畢陰陽官已報放操矣此時卽欲少  
留頃刻亦不可得至于安營衝打軍亦有旗  
鼓陣亦成行列非不可觀然亦止徒觀美耳  
而吶喊放砲跑馬捉賊真同兒戲卽三尺童  
子知非實用也欲以禦強寇此只自欺耳臣  
等不揣謬妄謹條陳五事或于營務有裨乞

皇上勅下該部斟酌議覆施行爲此具題請

旨

一曰教放火器以衛京師中國禦夷莫要于火器故又謂之神器言其迅速猛烈敵人不知所禦也三大營兵火器居其六七則其重可知但太平日久人不相習臣等每下營驗試有裝藥不如法點放僅有烟而無聲者有手顫不能點放併火器墜落于地者能中木牌者僅二三人耳平居無事之時從容暇豫拏

架手照應門費許多周折尚然如此一旦對敵矢石交加性命呼吸欲其人器相習百發百中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今刑部犯官張名世衆稱其火器精妙乞

皇上命臣等提出教諭諸軍一人教十人教百人教千一二月中日有成效若有效則赦其人<sub>不</sub>效則的坐其罪此于國法亦毫無傷損貫一人而成禦敵之功亦事之所當急行者也伏候

聖裁

一用勳衛以固城守火器練習可以城守矣然  
非得盡忠不二之臣盡心訓練加意撫摩一  
旦驅之站立城上徒有心悸耳合選侯伯中  
英特有志識者十六人或二十人每人各與  
火器手一千名使之逐日練習臣等不時查  
其勤惰而舉劾之蓋勳衛世受國恩與同休  
戚值國家多事亦人人思奮觀其各有建白  
一段忠憤之氣亦欲得當以報于

皇上耳今使各操千人必有可觀人少則易于稽  
覈業專則易于精通有急則分撥于十六門  
併各處防守彼人與器既相習上與下又相  
識又以保身家之心保國家未有不盡心者  
也果其人以爵位自矜驕蹇不奉法臣等白  
簡自在不敢辭也伏候

聖裁

一曰預屯兵以資犄角內有城守之兵則外當  
有犄角之兵今合令營中六副將各予以信



地各配以戰兵或五千或一萬卽在信地各  
自操演使熟知地之險易人之勇怯時時擺  
列戰車演放火炮如何而禦敵如何而救援  
事事預習庶免臨時張皇臣等仍不時查其  
勤惰蓋今日安營立寨之地卽異日安身立  
命之地而今日同營伍之兵卽異日同生歿  
之兵彼亦不得不加意練習加意撫恤庶指  
臂之勢成而禦侮之功著矣伏候

聖裁

一曰取砲手以禦強虜今有大將軍或設而不能  
能用或用之而不見效者以未得練習火器  
之人而點放非其時也蓋大將軍安置于地  
與鳥銃拏架手點者不同其苗頭之高低與  
點放之遲速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一砲不當  
虜若電光已倏忽而至矣所係何如者可令  
不習之人嘗試而漫爲也今或令人日演放  
又令選善放大將軍者一二百人教習多人  
併發之遼東以資守禦亦今日急着也又廣

東昔年曾解毒藥于京師用淬刀鋒箭鏃以  
中人無不立斃者後以無所用罷之今四川  
亦有蝮蛇毒較之廣東尤烈兩者宜各取三  
五十斤卽取善用之人來京用以淬兵器亦  
禦虜一助也伏候

聖裁

一曰加月糧以勵軍士京營軍士選鋒雙糧軍  
士單糧雙糧猶值銀六七錢單糧則值銀二  
三錢以其米色更下也加之票錢約四五分

故軍士多身無完衣面有菜色今若竟日操  
練非加月糧彼尚無朝夕餬口之資安問投  
石超距之勇哉合每月或加糧五斗或銀三  
錢有教習而武藝不長進者就奪其糈以示  
激勵庶人心競勸督責可施而操練易于成  
功矣至票錢一事公然形之詞狀若必不可  
少者詢之謂奉有

明旨以充各衙役工食之用此其初諒必有說然  
以十萬軍五分計之每月當出銀五千兩何

處用此許多爲也此皆軍官指一科十借名以魚肉軍士耳國家太平無事此輩坐糜米石取之或不爲過今東事決裂京師震驚此輩似當優恤合無另行設處捐此以恤貧軍或定有額數使軍官不得借名科歛亦體恤貧軍之一節也又每月仍合操六日臣等與總協仍分營操練庶舊規不失而營務亦可改觀矣伏候

聖裁

○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題爲策遼百無一備謹  
陳愚悃以救危亂事竊惟我

國家自奴事以來在三路則不能戰在開原則  
不能守奴三勝益張我三劔益靡奴與虜相  
通東與西交訐此時奴蓄銳于東而虜擾我  
于西使我疲于西而奴突發于東長驅之勢  
只在此朝夕之間國家安危亦在此朝夕之  
間急急焉圖安于危者不過此一二日之內  
耳此一二日者千百年之一二日也奈何無

事視之而漫不加急也此時最急者無如

皇上臨朝乃羣臣屢請不能得奈何望閣臣方從  
哲伏闕懇請而閣臣不然奈何所恃者樞臣  
黃嘉善耳三路失利到今遣兵遣將曾幹一  
事乎曾用一策乎卽如科臣姚宗文散單會  
議之說深得集思肯窾而樞臣不聽奈何此  
時此際惟望

皇上急下九門御史急分三大營屯練九門急逮  
楊鎬以明賞罰急行恩澤以固遼中之人心

急信法紀以振遼中之軍氣募兵之官急出  
都門調遣之兵急入遼陽此綢繆內外之計  
皆今日急着也又有于迹似爲緩着而實爲  
急着者則貴州有安宣慰司之兵其將有安  
邦俊李希堯有安順張土司之兵其將有張  
鶴冲與夫獨山州蒙召兵平州司楊國陞兵  
凱里司兵皆當速調以爲援遼之用何者貴  
州者張鶴鳴數年用兵之地也鶴鳴熟知兵  
將兵將亦信服鶴鳴仲苗害在一隅鶴鳴且



誓在必克卒奏平定況奴酋事關

國家安危鶴鳴其肯推諉阻撓乎數萬之兵應

手點發刻期到遼豈待言哉論路程數千則

迹似緩論遣調易集則賞爲急且此一調也

其便更有幾焉素集之兵不待招募而致同

鄉共伍非若招募者爲五合六聚之人武藝

久習又非若招募者聞金鼓而魂銷執此與

募兵較孰便南北萬里音操土風奴酋奸細

不得竊混于其內執此與調近處之兵較孰

便故曰此一調也似緩而實急者也昨歲調兵川湖人皆以緩不及事近日遼陽所倚城守者誰乎奴酋之事不知何時結局此時調發正不爲緩且此聲一倡可以寒奴酋之膽而褫其魄則此一調也又最爲急着矣若湖廣之保靖宣慰兵廣西之泗辰州岑紹勳兵募役司禮思明兵皆可調用惟在該撫院擇領兵之人耳至于調遣資糧取足協濟與加派是在司餉者計之說者曰不見田萬年督

兵四千餘而出關止七百六名乎職謂主之  
者有鶴鳴萬萬無是蓋其所信服者素也職  
又有說焉薊遼總督汪可受恬澹有餘展布  
無效近已杜門請告矣夫今日薊遼何地而  
可臥理哉應將鶴鳴總督薊遼以數年戰勝  
攻取之才當山海用兵之地人地相宜莫此  
爲甚使以鶴鳴當關又急下姚宗文以閱視  
使兵馬錢糧不至化爲烏有經畧用兵有資  
何患奴哉科臣官應震臺臣沈珣所舉可用

之人才輿情皆以爲救時急務職謂啓事速  
請尤當事者之急務又今選雲南易門縣知  
縣呂聲揚舊爲淑浦縣訓導苗劫鄉紳捕官  
退避聲揚挺身督捕其間調度機宜卽老于  
兵事者無以遠過而苗卒爲擒當以湖廣巡  
撫梁見孟薦超轉麻陽縣令其疏具存匪屬  
風聞今復除雲南易門縣是置有用于無用  
矣揚州江都縣張柱山駢脅多力火攻之術  
占風之旗皆其長技四川梁山縣李孝子素

以隆中自負原任偵探守備葉時新綽有才  
智許定國雖小節不嚴職見行人郭鞏談其  
皇上勇力實堪戰將以職愚見在呂聲揚當酌量  
改移在張柱山等當急行取用者也遼事無  
所不宜急而人才尤急着中之大者故職因  
併及之伏惟

皇上念國家安危只在朝夕急急焉圖安于危者  
不過此一二日之內留神裁擇天下幸甚

○兵科給事中魏應嘉題爲遼左萬分危急制勝

貴有定謀敬陳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採擇事職觀自東事披猖三路敗衄人心玩  
惕怡怡處堂若無事然者而開原今又破矣  
兩河孔亟何恃不然夫駭而圖之曷其有及  
失今不圖將至于不可爲矣職愚以天下無  
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將者三軍司命

皇上視之今將何如乎數十年威名邊蠻四夷咋  
舌者都已身膏草野優恤不聞而逋誅若李  
如栢尚爾飾辦無忌惟怯若李如楨又見坐

皇土  
失嚴城夫以遼左肘腋之雄疆豈李氏一姓  
功名之地爲今之計除如栢失陷清河逗遛  
不進者死罪無所逃戮亟宜正法外

勅經畧急擇廉勇素著者早易如楨庶壁壘一新  
三軍生色遼猶可支乎而儲將之道無如今  
歲武科蚤爲料理者何也

國家文武并用今雖承平日久而長才大畧如  
熊如羆之士多于科目中得之今年會試天  
下武舉宜大破嘗調以騎射技藝爲主精爲

全書通考 卷之二十六  
試驗而第三場無策論令其直書所見明述  
所抱九九可收偷兒可用中式之數應展加  
舊額數倍又不泥先推三十名以前之例盡  
一榜進士俱咨送遼東經畧督撫巡按等衙  
門隨才補用以一徃之銳氣受剪拂之新恩  
當無不投袂而爭先者蓋與其得之于鑽營  
孰若羅之于科目名器既正選鋒又公在今  
日若爲嘗譚在後來卽爲妙着是在

皇上勅當事者今科着實舉行其效定可收也有



將無兵徒手不能戰今之策兵者無出召募  
調發二議爲調發之議者以各鎮兵素當虜  
與烏合白徒不同一面調發一面募補矣然  
遼左猶是一隅西北更爲全局萬一防備空  
疎募補不及大虜蠢動支東支西庚戌之前  
車不可鑿乎聚而鼓譟猶其小者故各鎮兵  
除已發已題數外秋防伊邇似難再掣勢不  
得不出于召募頃議專差科道誠得殫壓之  
法職思以爲零星召募終非事體人各一心

言選石畫 卷之二十六 十一  
保無竄逃要在以將召兵以兵屬將懇乞

皇上卽勅科道星馳各省分授募兵到日與該省  
撫按脩細商量凡一切廢棄將領草澤英雄  
令其人自召募有家丁者團聚家丁有親識  
者另召親識使詐使貪用力用膽隨其所募  
多寡原任者加其位秩無官者授以職銜該  
省撫按多方處辦安家行糧抵關給以新餉  
彼其內激于忠憤外勸于官爵意氣鼓動生  
死相關賈勇而前庶可濟事他如河南毛兵

金華民兵雲貴四川上司諸兵尤當照前多  
爲召募而以合于見在遼鎮舊兵數萬訓練  
而獎勸之則守有餘而戰足應矣師行糧從  
餉爲至要自有東事以來耗餉至四百餘萬  
矣司農搜括扣減那借之法窮于無可施然  
欲足餉莫先清餉遼兩年連敗軍丁士馬陣  
亡幾何見于奏報者動以萬計其所食料若  
不亟爲開除何以清影射之源何以抵募補  
之費聞司農屢催不報是何情弊又在當事

諸臣破捐積習速加清理清出一兵一馬之糧料卽得一兵一馬之實用仍祈

皇上念此危遼特發帑金數百萬特留金花一二年及將解內一半稅銀俱付督餉侍郎李長庚令其移駐永平山海之間料理給發出納詳明錙銖不與舊餉相混毋致如前者四十萬瓜分明借寂然一空分毫無補于遼而天下司府州縣庫藏若有存積公費贖緩修城脩賑等項各該撫按盡行嚴查解部以濟軍

天時需如有隱匿支吾查出卽以賍斥此當無匱  
于餉矣而職所最慮者誰傳七宗恼恨之書  
又進鼠竊狗偷之說百方蠱惑陰爲內主而  
我意愈怠彼謀愈深卽如昨年四月後因循  
而有今年之慘今年三路敗衄後因循復然  
以致開原突陷瀋鐵垂亡儻奴酋遂爾長驅  
豈止河東不守與言及此心膽俱摧制勝根  
本尤在

皇廟堂之上矣伏乞

皇上臨御文華殿面相商確盡發諸臣章疏覆酌  
施行務使兵餉就手文武協心賞無吝施罰  
不輕貸速簡閱臣豁釋慙臣惺然惕悟照見  
在旁之奸

勅經畧熊廷弼以收人心以盡衆慮修治城堡力  
守開原毋得退後一步又

勅諭內外羣臣各銷私聞共矢公忠惟期念聚  
國家勿以虜遺君父

天語森嚴卽是聲靈赫濯么麼夷醜直箠答之耳

聖王微職一得之愚如此倘蒙

聖明採擇東事幸甚

○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趙跋題爲天民日見可

畏君臣未見交傲懇乞

聖明亟爲用人行政于以制治保邦事臣竊惟人  
主之有天下也天與之其常有天下也民戴  
之顧天民亦何常哉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者  
天道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者民情也邇來  
輒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今且

神京以南大風拔木留郡以北流火鑠金矣邇  
來民心離散所在皆然今且宣軍安土而抗  
調楚卒中道而回鄉矣夫建酋雖強不足當  
中國一大縣第恐乘我天怨民仇之日而跳  
梁不已患滋大耳杜松之悻戾自用也李如  
栢之觀望不前也楊鎬之淺衰弱植也卽至  
愚如臣亦曾早責備之豈以

廟廊無知者哉惟忽而不慎致王師三路俱敗卽  
聖主亦爲不寧要非奴酋之真不可勝也然彼其



時手足紇無措迨于今而上下又偷安矣聞  
撫安柴河零賊一入復殺擄我男女六七百  
儻全師而來李如楨能以殘敗弱軍當乘勝  
強虜否上顧悠悠下亦泄泄乎熊廷弼到京  
久矣此何等時而亦爲久稽楊鎬喪師亦久  
矣此何等事而堪使再誤臣所急望于

皇上者大端有三大要有二願

皇上垂聽焉夫遼之失事自李維翰始前日惟放  
維翰回籍故其事愈敗壞而不可收拾議者

乃欲盡舉而歸之陣亡之杜松似矣然將官不善用兵歿誠有餘辱豈經畧不能馭將生獨有餘榮禦敵而歿者猶來沒世之指摘豈臨陣而逃者當享終身之富貴臣恐寬一維翰因致維翰之後有維翰儻再寬一楊鎬與李如栢安知楊鎬之後不復有楊鎬而如栢之後不復有如栢也故

皇上誠誦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杜則賞罰宜速決不然而懼無以奉天命服民心也自有

東事以來上封事者亦何牘滿公車兩端雖  
云雜陳兼收總足致用

皇上惟一槩留中以致事多掣肘官多曠職今日  
曰吾亦欲行其道奈無所稟承且旣得推諉  
于事前明日曰上若能用吾言亦不至敗壞

皇上耳又得解脫于事後

皇上曷不將一切章疏盡發該衙門俾擇其切要  
者彙揭呈覽朝上夕下後日倘有不效按職  
掌而責之顧甘爲臣受過也故

善選碑書  
卷之二十一  
皇上誠欲善則歸君過則歸臣則章奏宜速下不  
然懼無以代天言定民志也奴酋之得志也  
總乘我之虛而不信仁賢則空虛之大者

皇上自下兵部侍郎外至戎政閱視巡視巡城巡  
按等官關係何等緊要俱催之不報豈昔日  
一司馬爲之不足者今日兩侍郎遂爲之有  
餘乎股肱不脩則持行之力不周耳目不充  
則視聽之用不廣如加派一節乃萬分不得  
已之計臺臣議嚴革羨餘夙弊以舒民力臣

甚心服之聞今且有指加派而肆侵漁者此  
非按臣孰與不時叅掣哉枚卜得

旨朝野歡聲雷動曷不將九卿科道一時悉下使  
天下共仰大聖人之作爲也故

皇上誠念得士者昌失士者亾則員缺宜速補不  
然而懼無以亮天工立民命也以上三事羣  
臣言之何啻舌敝頽禿乃下求之愈急上持  
之愈緩以臣之愚妄揣

聖意或者重熙累洽以後西除疇南除播遂一切

輕視寰區而有所恃于中與然試思今日之  
兵馬錢穀如初年之兵馬錢穀否今日之吏  
治民生如初年之吏治民生否九州四海之  
隸吾籍者雖如故神氣元氣之在宇內者幾  
無餘天下無可恃之勢而員知宜奉辭不

皇上有恃之之心此敗道也臣願

皇上無恃我有民社我有天命正古狂愚之所以  
自速滅亾者又或者春秋鼎盛以來力漸衰  
神漸疲遂一切厭薄世務而有所倦于志與

然試考古來有二十年不臨朝不聽政之

天子否有二十年不臨朝不聽政不亂之天下否  
二祖

八宗相傳之大業可自我而損其強

聖子神孫世守之歷服可自我而啓其弱一日有  
萬幾而積玩豈免禍之道此亂階也臣願

皇上無倦速點枚卜之臣日與面商庶政信賞必  
罰聽言用人吊歿問傷蠲租止稅兵馬問其  
何以訓練糧餉問其何以充足則天意可回

人心向用區區建酋將不戰而自屈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援兵不至遼餉將絕謹  
再瀝血籲懇以救危亾事項自開原失陷

皇上始下經畧之命遂該兵部議以薊鎮兵馬四  
千令柴國柱朱萬良統領隨新經畧熊廷弼  
出關目前救急之着計必出此職遂移書督  
臣促其督發乃督臣汪可受復書云柴帥練  
達可用近有病漸安約初十後可出待延綏  
兵至合家丁共二千五百人出關宣府兵可



并屬之也朱萬良已蒙劉撫院調中協兵千  
五百人待其統領第有關臺疏留未知部覆  
如何耳夫柴國柱旣待延綏兵而薊撫所調  
中協兵一千五百又恐格于關臣之疏是薊  
兵四千總屬盡餽近者尚無纓冠之義遠者  
曷救燃眉之急今關臣疏業已下部該部斷  
宜照前議督發不可徇爭執舊套誤救焚之  
急圖況新經臣又急勤王慷慨就道而險薄  
之徒猶然譏其濡滯乃隨行兵馬寥寥無幾

望援近鄰搖首不應似不欲其成而欲以實  
修隙者之言此職所爲反復思之而不得其  
解也又接新餉司郎中單崇書云三韓岌岌  
誠爲憂懼然有餉不患于無兵乃崇于五月  
差人催餉一次六月差人二次七月差人二  
次前後共五次而銀不一發且謂餉司之銀  
不當那爲安家買馬製器者用夫安家買馬  
誠兵部事製造器械誠工部事而遼東管糧  
者果另有一兵部在乎另有一工部在乎若

有兵工也職可以辭矣既無兵工則餉司安  
得不借乎今見在庫之銀僅僅十萬轉盼卽  
化爲烏有倘有庚癸罪將誰歸等語職讀之  
不勝憂危不勝鬱憤遼何時也而餉之缺乏  
一至此乎五請不發該部之執拘一至此乎  
山東司郎中張國銳迎合堂官不顧大計往  
徃掣職之肘不獨餉司爲然也則何不令來  
督遼餉一目擊邊臣之苦乎職區區愚見急  
欲恢復開原然欲復開原須屯重兵欲屯重

兵須積厚餉今開原已成鬼城援兵憚往職  
移咨該部凡戍開原者月給銀二兩戍鐵嶺  
者月給銀一兩八錢戍遼瀋者月給一兩五  
錢而經畧楊鎬復職書云瀋陽一兩六錢爲  
妥職深躓之職與經按二臣議欲便宜行事  
卽如議給發以鼓援軍矣又恐該部之仍爲  
掣肘也合併爲題明闔外之事生殺得由經  
臣豈以錢糧因時加增而不得自由總之該  
部多爲湊發毋執膠柱之見毋爲數米之炊

則垂危之遼猶可收拾于萬一耳統乞

聖明軫念卽勅施行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鷟題爲謹因會議敢效  
至言膚言以脩採用事職竊觀徃古雖危亂之國  
亦或有食有兵在偏安之朝亦且有將有相  
天譴未有百年泄泄至于今日兵壞散而餉空虛  
相孤立而將彫敝當事諸老以爲不可爲真  
不可爲真不可爲也夫事莫急于祛內庭之  
惑而場竈之奸表裏纏結事莫急于寬用材

之局而藩籬之設畢世莫解事莫急于清賄  
賂之門而苞苴之肆視爲當然事莫急于作  
擔當之氣而稊稜之習株守難破至于益高  
天聽穆不聞聲如絲王言循爲故套天子幸有邊  
疆一事朝夕報聞而奉行不急于星火

至尊惟有大臣疏揭省覽時下而條畫不中于祇  
承乃至樞密乞骸黃扉晝閉求去于不可去  
之日求代于無可代之人此際此番將何措  
手然說者無過議兵議餉而議兵召募議餉

加徵除此二途原屬無策欲于無策中求策  
但當隨事盡力不必妄添舉動只遣官召募  
可也遣官而裁費省事秋毫不擾則忠勇雲  
集若遣官而供帳濫觴逢迎旁午耗費金錢  
繹騷郡邑則伏戎之慘乃在輜軒召募而招  
集丁男鼓舞生聚則銳卒死綏若募而里老  
追呼鷄犬不保民丁逃竄鄉井蕭條則脫巾  
之虞乃在間左竊意募兵一法惟有簡用各  
處省直巡撫有缺未補者速補曾經論列者

速易如朝中京卿夙望近日所推擢者急徼  
俞旨令其星馳受事使得稽察司道而綜核守令  
撫以行之司可以行之府縣不拘多寡惟求  
精悍恤其內顧厚其行糧但以募兵一事入  
于考成中而各郡縣之兵一巡撫辦之足矣  
夫欲用民力先安民心欲安民心先息民擾  
此不可不熟計也今之餉不爲不多搜取不  
爲不盡然惟清餉乃能足餉須另設戶部卿  
貳一員專管金錢出數而以兩部郎分理之



或卽責督運侍郎亦可而須移其駐劄于山海關每金錢解至該輸經畧衙門幾何巡撫衙門幾何各兵備司道幾何各總兵官軍前幾何一一散自主餉者而兩部郎時稽察之必令入于軍士之腹而無浸尅欺冒之弊則軍宿飽而餉亦不漏卮矣不然國家金錢錙銖取于民間而不用以養戰士乃用以充苞苴厚囊橐軋沒而無底止卽度支蒿目且奈何哉又竊怪今日當事者絕口不言固京師

何也夫卽令京師萬萬無事桑土根本亦宜  
修葺完固而況邊陲蠢動旦夕叵測誰能保  
其無變乎昌平

陵寢通灣餉道兩鎮宜屯大將重兵以脩非常而  
西北之鞏華城及聞京城東二十里曰大壩  
乃御廐處有城甚寬當葺其城各以精兵五  
千一營將居守爲京師干楨應援昔年趙文  
肅公及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而不  
知因此可以爲利也至于重城都城外敵臺

八座極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如徐宮  
贊光啓新議設處經費亦不甚多而版築勸  
助儘可有濟且如近日戚畹輦載木石華棟  
連雲費直鉅萬此輩各有重貲厚積依城爲  
命但令樂捐一二亦不爲過而元勳世爵居  
于輦下者與都城共此安危苟有可捐寧復  
吝惜止須督工有法綜理有人不費公帑而  
京城扞蔽可完脩也夫禦寇于守不如禦寇  
于戰與寇馳突于郊原不如乘高據險擊之

可使遠去而莫敢近此實固京師之妙策也  
當今之病最患無才而在用之無策夫舉朝  
豪傑才堪濟國者豈曰無人當事者不一求  
之遂沉淪不見耳至于踰復田園者亦不可  
勝計也銓部大臣宜會集廷臣各分一單令  
其各舉所知不拘開列多寡或灼見未有于  
胸中亦不妨闕疑但須每名下細開某某在  
何處作官有何事績可證其生平是何樣氣  
品堪脩何等任使一一註明而上之銓部銓

部大老則又合而細審核之或訪其同鄉賢者之口或咨其相習之評果合所聞則以其本等職銜起用赴京以脩不時緩急之用夫三年之艾須蓄三年之前此正其蓄之者也而又莫拘門戶掃盡異同今日但求應變濟時豈復可栽籬樹棘此在大臣宜速加之意也百官具疏伏

闕自是忠憤苦心人人稱快然伏

闕原是百年來間舉政須言有斟酌請有次第

令所陳必見施行而後

聖德乃光臣僚亦自生色若以

皇上所必不欲行之事而以舉朝羣臣強聒而邀

之萬一竟日免冠

俞旨未報廷臣置此更無別着而

皇上亦視爲泛常舊套將來進言之路益覺扞格

難通故今日叩

闕惟當揀最重一事或如召見羣臣或如各處

撫按宜下科道宜補之類

皇上所決然當行者請之俟其已行而後徐及所未行最爲致君救急之術也職又思凡治病者須尋受病處而藥石攻之今日遼左如此殘破京師如此空虛一庸人皆知其危而我皇上自下一經畧而外漫無動念者病在內豎小人輩勾通賄賂結黨彌縫旣示金錢之有靈又惧罪狀之發覺故寧蔽

皇上之耳目而決不肯恤國家之安危今日則曰奴酋七宗惱恨搶邊耳搶過便去決非有意

遼東明日則曰遼東有一熊廷弼自然抵當  
得來遼陽廣寧決無他慮明知百無一條來  
則必危而若一說明則聖主聰察根株所由  
必且兵在其頸此種情事諸臣不言

皇上何由知之若會議公疏之前點破此機謂奴  
酋築城任牧以休兵力糾合西虜以擾邊堡  
打造戰船以絕糧餉廣散細作以圖內應種  
種着數意在圖京師萬萬非也先俺荅之比  
皇上萬無視爲小寇無志大舉不奮怒以誅失事



不褻恤以獎忠魂愛惜金錢而令後日變生  
雖有金錢亦無可用擯棄豪傑而令後日潰  
散雖有忠義亦無如何故臣等合大小各衙  
門官員公同會議具疏俯伏候

旨伏望

皇上哀憐臣百官一段愛君苦心洞察事勢危急  
本末速賜省覽召見廷臣一新庶政有此等  
懇切明白語便不負一番叩闕籲天舉動也  
職儒臣原無言責特以與聞國議憂切于中

故敢冒昧言之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驚聞遼餉將絕空帑匱  
極難措權借金花銀兩以救燃眉之患事竊  
照自遼東開原復陷東西交訖慶雲十方寺  
等堡相繼攻尅遼陽一帶已岌岌乎朝不保  
夕矣欲拯遼勢不得不厚集兵欲養兵勢不  
得不多備餉欲足餉勢不得不酌緩急以爲  
之應頃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扣留金花之疏  
臣業已據疏題覆政在候

昔間忽接邸報見遼東巡撫周永春援兵不至遼  
餉將絕一疏夫恢復開原新兵加餉較常不  
啻三倍而鞍馬器械復容取給于餉司餉司  
無以應遂大聲而疾呼臣讀之不勝駭愕隨  
查太倉新餉見貯之數除借與兵部安家銀  
二十萬經畧帶銀十萬解赴督餉衙門召買  
糧草二十五萬外僅存十萬有奇是不獨餉  
之在遼者將絕而在太倉者亦將絕矣夫在  
遼者絕恃太倉以爲灌輸在太倉者絕須中

外以爲接濟故當奴難初發臣嘔心借箸惟  
有那借各衙門見在之銀可以應在臣部如  
取如携無等待之煩在各部隨借隨發無措  
處之苦雖借復不足益以搜括又益以加派  
然必先賴見在者以應咄嗟而後可徐議陸  
續者以成補湊而今已矣各衙門借無可借  
各郡縣搜無可搜所恃者獨有加派而加派  
豈應急之物哉道途遠近尤非一時可到及  
今而求續將絕之遼餉計畫無復之矣方圖

率屬叩闈多請內帑以救目前偶值南京浙  
江廣東等處解到金花銀兩不後不先當厄  
會音而至臣舉手加額爲社稷禱慶曰此天所以  
聖明延遼左一綫之命而不欲遽絕也蓋銀屬見  
皇上在與儲自各衙門者相同而事可應急較發  
自去年者更捷總此奴氛總此遼餉而今年  
之急十倍去年豈各衙門可借而金花獨不  
可借乎竊意

皇上雖愛金玉未始不愛山河臣固知借此無難

也況此金花銀兩兼言

祖制則當議留而臣獨酌時局則止言借夫留則  
久爲據無復他說借則終當還尚煩曲計而  
臣顧舍彼就此亦足見臣之不敢專擅而

皇上可俯亮其苦衷矣惟是羽書旁午甲士呼庚

政目不及瞬之會萬

俞旨稍稽恐餉未及發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是以  
不避罪譴容將金花銀兩轉發遼東餉司接  
濟急需俟遼患稍平卽行解到額餉照數補

還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督餉戶部右侍郎李長庚題爲遼餉燃眉再陳  
末議懇乞

聖明速賜允行以便責成以圖接濟事臣謬膺餉  
務日見開原一失遼事孔亟廷臣議兵議餉  
若欲嘔心所議之兵責臣部以餉也所議之  
餉責臣司其運也臣心危迫詎在諸臣之後  
該臣趨事之日遼餉本折尚未議定若干臣  
條議前疏欽請施行計一歲兵馬大約之數

以便計餉不意

俞旨久稽近接部咨方行計筭則每歲本色約有六十餘萬而馬匹之用有謂芻豆更需三十餘萬二項共及百萬而目前見運者一登萊耳登萊之運雖議自去歲而實于今春方力主行之惟時計二府遼餉額數物力止于十萬茲准部議增爲二十萬臣咨行山東撫臣于濟青近海地方均爲協濟且議量動倉穀以廣其數矣然亦此一方也臣疏請截漕淮



上十萬今日久而漕船將盡部容量截二萬  
慮且無及矣疏請截漕天津十萬由天津運  
至永平起陸出關今議者咸謂陸運煩費爲  
難行矣有言沿海北岸可徑達遼海者行遼  
委勘稱其風礁甚惡不敢輕試矣臣復以厚  
值顧募漁舟行天津道委鎮撫譚宗仁百戶  
梅守仁等并行永平道委差復探若探得其  
道則軍國之福也所省實多若北岸道不可  
得則天津十萬之糧必由南岸抵登萊以達

旅順海程遙遠脚費不啻數倍極難措處又  
如部行薊永二鎮召買糧料每以地窄民貧  
求減縱使如其數北岸不可行則薊永之糧  
亦無路與以達于關外也夫運祇海陸二策  
耳海道祇南岸則淮揚登萊北岸則天津永  
平耳除登萊一處之外餘處未有定議文移  
往返十不應一及其應者動至經月如此則  
百萬之糧將何飛渡臣與念及茲食不下咽  
秋深風厲時日迫矣臣于海道且不及勘明

文移亦不及覆議矣謹先議目前濟急之策  
并及大開海運之策所謂目前之策除登萊  
報過千總黃胤恩等運發一十一萬餘石仍  
行山東撫臣備行司道于近海州縣多納本  
色數十萬廣爲運計而登萊止有漁船合用  
船隻定僱淮上部議截漕二萬于淮應行總  
漕衙門轉行除淮司道多方僱發價值從優  
若沙船可募則或納本色或行召買以半運  
淮糧以半運登糧達于旅順尤爲兩便其天

津十萬之糧有天津餉司道臣同心任事酌  
量南北二岸可行者行之但南岸遠北岸甚  
險須厚其僱值但許以帶貨則應募者方多  
至于薊永召買之數北岸可行自當俱從海  
運無疑矣聞北岸有芝蔴灣爲征倭曾行之  
道已經行道復查求其可達第九月以後海  
不可行而草束尤爲吃緊關外有撫臣設立  
牛車關內道臣詳議設立勢不得不陸運草  
束以助海運之不及斯目前之策也仍卽速

差司官一員于淮上查東征舊例動戶兵工  
三部銀共一十三萬五千兩應爲酌議督造  
淮船近登州道呈報文登縣主簿徐弘諫所  
造淮船每隻止用價銀百兩餘亦稱省便又  
聞沙船東征時曾僱用不惟運糧兼可禦侮  
則移其值以僱之勒限報完一切事宜查照  
遞洋舊例舉行預令沿海州縣新派地畝盡  
納本色或量留糧陸續發運蓋由海達登舊  
有成山之險邇來登州屢次僱舟而來未有

等通石書 卷之二十六 三  
失事矣再行山東濟青登萊及薊永河間近  
海州縣新舊遼餉俱納本色于南北二岸分  
發海運其無舟地方議造議僱一如期限海  
運大開從此無可憂餉矣此海運之策也大  
抵海運速而險陸運穩而遲職原言海者十  
之七陸者十之三茲地方諸臣旣稱陸必難  
行何敢拘于原議已爲悉籌山運之策若山  
東之增運天津之截運與淮船一一俱達何  
須于陸但海上風波不常適海蓋道報登州

船戶陳彬漂損一船三百餘擔誠恐萬一有失則陸運雖不行亦不得不存此議以爲備着也而職尤有四說焉航海入洋民間良善者多不應募此輩利誘而來中間奸僞則兩地各給單引腰牌以爲稽察一也奴酋造船恐截運道沿海亾命實煩有徒海運大行凡淮楊登萊天津薊永之海防不減邊備今日海防不議異日必以海禁之開遺患者此當速議二也每歲漕運在江在河無不漂損況

涉大洋乎係新派地畝之糧無合幫輕賚可  
補一有漂失不准倉收何以計美此文法當  
寬三也海運之舉不但用其力且用其命凡  
士民有運糧若干石者計其腳價事例之數  
每百兩減其二十兩准令納監納官若文武  
官能運五百石以上者准紀錄一千石以上  
者准作一正薦軍民給與冠帶數及五千石  
者文官准陞一級武官准以守提實銜管事  
軍民量授一職臣非敢越俎妄議第海運之



險非藉功令以爲勸勵誰肯用命者是望吏  
兵二部之破格主持覆行四也夫海運風波  
之險僱舟之擾陸運跋涉之遠僱車之費以  
及民力之窮地方之敝此等情形誰不知之  
然遼事至此無可奈何海不可行舟不可僱  
陸又不可運此地旣難彼地孰爲易者惟有  
束手待竭耳事至今日非內外臣工救焚拯  
溺披髮纓冠同爲共濟而止令臣一人之身  
以文移徃復豈能行之及事悞而罷臣罪臣

何濟于大計也臣智力短淺謬議若此願

皇上卽下戶部與廷臣共議如臣策非也則急爲  
改正以求其可行而無敝如爲可行也則

勅下各處督撫諸臣督同司道官一體施行事在  
淮上則徐淮司道任之事在山東則山東司  
道任之事在天津薊永者則各司道任之而  
督撫諸臣一體催督有司不奉法者會行叅  
處庶乎有濟不則仍如往昔之空言而已以  
今日之遼左復以往昔之空言塞之乎其臣

前疏所議凡各司道盡加管理餉務職銜便  
臣責成沿海府州縣官內聽吏部外聽撫按  
以賢能銓調蓋理財必先用人若用不得人  
卽咫尺不可行況行之海上耶唐臣劉晏出  
納錢穀必委士類斯往事之師得人爲急也  
遼兵一進無餉脫巾臣萬不能自貸臣議已  
定而各處不爲奉行臣亦何以爲解惟伏  
皇上之乾斷速賜允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擬

新綸補陳舊牘以裕遼餉事臣接邸報見督餉  
侍郎李長庚遼警甚急一疏爲請留金花請  
行改折請借稅銀而發也稅銀奉

旨允借一年舉朝手額以爲

聖旨有漸轉之機遼軍有宿飽之望矣乃于金花  
子粒則曰

祖宗舊例內供正項及武職俸銀所費不貲如何  
擅欲借留于解庫改折則曰俱屬急用不必  
稍停改折

王言如絲中外臣子敢不祇遵乃

皇上言祖制臣請以祖制言之卽以臣舊牘所已  
言者言之蓋臣在甲寅歲二月有九邊餉缺  
堪虞九卿會議有

旨一疏曾將金花專引祖制奉聞矣當時查會典  
于內府庫則曰金花銀國初俱解南京供武  
臣俸祿各邊或有緩急間亦取給其中正統  
元年始自內庫嗣後除折放武俸外皆爲

御用由斯以言是金花在國初

烈祖常以濟邊而正統後方爲御用也非

烈祖意也會典于太倉庫則曰嘉靖二十一年題  
准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子粒應解內府  
者一併解貯該庫悉脩各邊應用不許分毫  
那借由斯以言

世宗朝金花全充兵餉不知

皇上初年乃何故而歛之內也非

世宗意也今

皇上不查各邊取給之例不查悉脩各邊應用之

例而反云

祖宗舊例內供正額抑何相左若是至武俸每歲  
三六九月皆臣垣同臺臣一員計臣一員內  
監一員領出支放每次不過四萬餘金合之  
總十萬餘金耳夫金花總數一百二十萬其  
給不貲臣殊未解總之

祖宗朝貯外庫以充邊糶之用而萬曆朝貯內庫  
以充尚方之用且原數一百萬而自

皇上之歛而內也多增二十萬向來廷臣但以震

書通考卷之二十六  
數之增而多者執爭而不以餘數之溷而內  
者入告年深日久始末都忘非

皇上之有意慳留乃

皇上實有所不知耳夫

祖宗當太平之日尚爲餉計矧今日乎卽甲寅春  
臣疏止爲薊鎮饑軍計矧今日遼事關

宗社存亡寧止饑軍之謀乎況昨歲十萬帑金該  
臣以巡視之役允給遼左驗出原銀鑿有金  
花字樣色變而黑漆體變而塵土臣曾有具



奏舉朝震驚可見此銀留之則朽蠹異日祇  
供強夷攫取之資用之則軍需目前可救疆  
宇危亾之急以臣愚計之母論今年當借嗣  
後年年濟邊可也母論未來者當濟邊卽見  
在內帑者當盡還太倉故物可也聞刻下解  
到有十餘萬兩司農稱此作何執留若

皇上更當慨然棄捐長物力濟燃眉庶遼安而  
宗社亦安矣至于物料改折臣在壬子歲閏十一  
月有積貯出入無經寰海兵農交困一疏內

稱三吳困織造秦困羊羸晉困絀豫章困磁  
器諸如此類請各暫停改爲折色臣丁巳歲  
三月有籌邊長計已詳濟時暫計直講一疏  
特請改折內府十萬物料矣戊午歲閏四月  
有邊需甚急庫貯宜清一疏特請改折內庫  
供用物料矣蓋臣查

莊皇帝元年科臣王浩題准清查內庫折徵銀兩  
解部濟邊六年戶部查丙字庫物料尚多題  
准改折夫先朝富庶且然今日可知又

莊皇帝用南科臣岑用賓議將南京各該監局錢糧盡折解濟邊夫南京且然則大內充牣如今日又可知此皆臣舊牘語意皆引祖制爲輒言乃臣除特疏外或不時條議帶及數聒而皇上付之充耳臣小臣也何足動聽唯是督餉大山臣專爲餉設

皇上用之督餉而不用其所以計餉之言目今遼撫周永春又以餉庫垂空貽臣書札一字一血司農束手點鐵何能夫無餉卽無遼無遼

卽無京師彼時大內縱堆金積玉携之而去  
不得散以給軍又不得未審

皇上何如爲計也

○山東布政司添註照磨董啓祥題爲夷虜合謀  
狂侵遼危震憐益急懇乞防禦

神京以備非常經畧薊鎮以奠宗社事臣自奴  
酋發難以來曾三獻芻蕘于

御前矣事有急着而有急中之急着則今日之  
神京是也邊有重情而有重中之重情則今日

之薊鎮是也臣請先言薊而及都城薊鎮者  
皇上法宮門屏也欲法宮安寧必須門庭壯固而  
今日之薊鎮何如也邊長矣而一牆之外盡  
是虜巢兵少矣而援遼之後漸成弱勢其原  
設督撫司道等官皆太平無事之世循資供  
事之常員而非所以講于目前虜情重大臨  
危應猝聯三輔而禦狂虜之勝筭也昔日遼  
左重今日薊鎮尤重而遼左已有新經畧矣  
中外恃以無恐矣奈何以尤重之薊鎮而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一  
缺焉不急設經畧一員畀以捍衛法宮門屏  
之專責以觀厥成乎臣願

皇上亟照遼東經畧之例立設薊鎮經畧大臣一  
員駐紮薊州專一料理禦虜安邊軍務東北  
起自昌平密之古北口朝河川義院口牆子  
嶺等處迤邐而盡山海關一帶緊要隘口西  
南起天津真保河澗紫荆寧武等關迤邐而  
盡居庸關一帶緊要處所悉聽經畧衙門調  
度削去舊時欺天欺人之惡套做出今番報

君報國之實事今日猶幸薊鎮風景不殊往  
昔其衛所屯牧如故其州縣城堞如故其民  
間桑麻蓋藏如故乘此之時正好措手做事  
倘失此不圖卽遼左之續矣時乎時乎决不  
再來矣况古稱燕之地沉雄慷慨天下精兵  
勁卒之所萃聚而盧龍一路唐開元時軍寇  
諸道今日正隸順永保河真順廣大之區豈  
今人真不及古人哉而動輒稱應募之寡召  
募之難也良由招徠都是虛文被若曹識破

不特使之掉臂抑且資之捧腹今欲得十萬  
雄兵捍衛薊鎮不必多費金錢亦不必費徵  
調而呼吸可得者其法臣請併言之如順天  
府所屬五州二十二縣州縣皆有驍勇  
挺生其間姑舉近京寶坻一縣以例其餘寶  
坻地瀕海墻幅員廣濶卽生長斯邑之民有  
老疾不能遍走其地者而生齒之煩夥可知  
矣宜令本縣虛心體訪實心鼓舞在城內則  
坊坊躬歷延舉在城外則都都圖圖躬歷延



舉如得大勇一人或幾人則厚禮聘請降體  
以友事之如得智謀竒杰異等一人或幾人  
則隆禮聘請降體以師事之就任此大勇竒  
杰之人各舉所知有舉卽收有收卽練每村  
每鄉就便量擇寬濶處所立爲團練教場卽  
用此大勇竒杰爲本場帥長而正印官必須  
親臨校閱畧具花紅洒果躬爲勸獎諭以大  
義示以利害激以忠勇誓以爲國報仇各保  
城郭丘墓母爲虜賊魚肉徒膏原野爲天下

笑兼勸諭槩縣慕義素封之家不妨少助米粟蔬酒之類以助團練戰士一食之需蓋今之守令卽古之將帥以親民之父母感本治之子弟分旣親切情尤易孚只要真作用出于真心肺腑則無不立効宜于薊鎮一帶州縣之長悉充以知兵火噐之士其或博學宏詞長于吏事而于軍旅未嫻習者不妨優調腹裡慎勿所用乖其所具以致人地兩誤爲也以臣此法行之卽寶坻一縣可得勝兵四

五千人推之五州二十二縣雖大小不等衆寡不同大約可得勝兵十餘萬人無事則練之在鄉邑而家家樂業各具武事有急則提之在要冲而戶戶精銳俱堪戰陣不食公粟亦不隸軍冊所謂鄉民父子兵也如有戰功八宗照例一體授官升級並弗吝惜而燕趙之間義旅如林此皆經畧職掌之所得爲也舉順天一府而他府悉可類推臣故曰急設薊鎮經畧大臣一員實係法宮門屏安危重寄乃

萬萬分急時刻不容少緩者此也神京者卽  
皇上法宮也

二祖

八宗廟祀在此南郊北壇

社稷日月歷代帝王崇祀在此外而五府六部  
大小九卿等官衙門太倉金錢駁倉積儲數  
千萬石官軍本色糧米億千萬兆生靈廬舍  
丘隴託命在此內而二十四監御庫重寶歷  
代奏進錢糧堆積岡陵天下命脉關係在此

何等事體何等重大而今日所稱神京爲

皇上之法宮者何如也四方萬衆雜沓蟻聚五城  
之地流寓居其強半流品混雜奸賊潛藏而  
把棍橫行一節則明徵較著異僧邪道充牣  
寺觀街衢如酋奸細託跡此輩胎禍非輕而  
近如會鞠僧犯性德一起則又明徵較著臣  
眼見今年春月遼師三路敗衄聲息緊急比  
時自縉紳家屬及民間各色人等惶駭出城  
望南奔逃莫必其命甚至中途被賊殺劫有

身首異處者此實都城人心易搖易動之大  
槩也見者心傷聞者股粟夫聞一敗信萬衆  
內潰已至此極倘虜騎猝薄城下其情狀更  
當何如臣不忍言矣推本病根全在京城內  
外不專設防禦大臣一員專重軍旅以肩保  
障環衛之事則蠢蠢萬衆何所恃以無恐而  
能有固志乎其原設府部等衙門各有專職  
卽各有分職事權不萃于一身視聽悉熒于  
旁撓萬一誤迺公事詰問司馬必曰已調兵

矣詰問司農必曰已處餉矣詰問司空必曰已集器械矣而詎知夫所調之兵所處之餉所集之器械畢竟付之何衙門官獨肩獨受親總親任以爲我

皇上宣力效忠勝此任而愉快乎臣願

皇上亟設京城內外防禦大臣專一料理拱衛神京軍務與薊鎮經畧唇齒相倚血脉貫通以鎮定郊圻萬姓之人心以永保

祖宗億萬年無疆之基業而一切防禦規模梗槩

臣畧請併陳之自都城暨正南重城周圍城  
上安牆共計梁子二萬四千有奇每一梁用  
一軍挨序站立晝夜守禦該用軍兵二萬四  
千有奇輪番更替其數彌是而供給各軍衣  
食者不與焉大約須六七萬人足矣舊制有  
警則用鳳陽河南山東等處春秋入衛班軍  
上城列障看守而城外結陣立柵與賊對敵  
斬馘獻俘等事悉用三大營官軍充戰母令  
賊騎薄城此與臣勦夷初疏內所開守者專



守攻者專攻各勤其事各不相溷之意相合  
凡用兵要明分合之數此法行而分合之數  
明矣凡用兵要聯首尾之勢此法行而首尾  
之勢聯矣至于城門以裡各坊各巷萬衆聚  
族而居亦萬奸託跡而伏變態洵鑠端倪莫  
詰寬之則狐鼠成羣白晝公行急之則飛語  
流言脫空陡起此等流禍爲日已久然皆承  
平無事之時弗足深慮也今羽檄旁午人情  
洵懼豈可復容此輩陰設陽施乘隙蹈瑕作

輦轂下之窮竒檮杌乎宜令巡捕營官軍三  
大營官軍悉聽防禦大臣衙門調度城以外  
則盡南北東西巡城御史所轄之地方城以  
內則盡京城十六門暨皇城六門街坊市巷  
悉聽防禦大臣設法嚴核奸蠹細作等項務  
期法令肅清人心悅服以保護京城萬萬無  
虞爲第一功也且國之神威全籍火器而今  
之火器多不堪用其相沿病根都係造作無  
法教習無人雖有火器與無火器同臣于去

年曾具揭稱原任雲南叅將張名世獨擅此  
技窮工極妙曾經京營巡視科道衙門躬親  
驗試委實堪用宜速令出繫付京營或兵部  
工部收管星夜鳩工督造大小萬具如所稱  
佛郎機等器直衝三四十里觸之者碎當之  
者爛天下無敵之神威也防禦京城擊賊冲  
堅之具莫妙于此矣此皆防禦大臣職掌之  
所得爲也臣故曰急設京城內外防禦大臣

一員實係

法宮安危重寄乃萬萬分急着時刻不容少緩者此也先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觀厥成天下晏如也臣願

皇上自爲社稷計歸斷于心母惑羣議母拘舊格有非常虜患神謨伏乞特

勅吏部立設薊鎮經畧大臣一員以固門屏立沒神京防禦大臣一員以脩非常一切軍旅機宜悉以任之不徒中制

皇上可以怡神法宮之上稱萬年之觴矣至于經

畧防禦二官任大責重必品望兼隆才識兩  
合庶乎克稱厥職以無負任使付託之重則  
崇階不必拘也冷局不必拘也惟期得真材  
爲朝廷資急用而已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省直募兵當議遼左  
賞罰宜嚴併陳膚見仰備

聖明採擇事項自遼師失利開原旣陷羣臣嘔心  
建議爲社稷計安危者已無遺策乃一切廢  
閣而事勢日益危迫人情日益驚怖諸臣不

得已叩闈者再內閣九卿科道巡撫官已奉  
明旨俟卽點用職亦不敢再瀆天聽而職愚管見  
以爲近事之失策唯遣官募兵爲最遼左精  
銳已盡九邊頻調空虛職非謂募兵之可已  
也且今司官旣行成事矣遂事矣職復何言  
然其事有亟宜申飭者夫地方事權孰有重  
于撫按孰有專于撫按所遣之官無論司屬  
卽臺省奉命而往雖足以聳動人心而其號  
召設處無不籍于撫按則

陛下第下一嚴切之詔併頒募格于該省撫按立募若干人踰期兵不集集而不及格則有軍興發在輕則論黜重則逮治撫按有不奉行唯謹者乎今四省既差司屬不必再增臺省也惟力請

嚴旨責成撫按而臺省之差或在沿邊久戰之地或于畿輔募召奇才異能不拘常格或智謀或勇畧或製造器械衣甲火噐之極精者又不必盡皆荷戈士也然四省召募不知該部

定何方畧抑令有司僉報乎抑聽各郡良家  
子自投乎職聞去年各鎮選兵援遼其黠而  
富者人輸數百錢于該管將領卽可除名皆  
以貧弱者充數此素豢于官者且然況報黠  
民兵有司奉行不善賣富差貧種種弊政天  
下之亂必從此起若聽其自投准近邊各府  
或廢將家丁草澤亾命間有應募若平民之  
有恒產者卽罪遣卽勾補承平無事時非有  
肝腦塗地之慘且猶重去其鄉況區區數金



安家乃肯以性命寄刀頭乎兵之隸籍也生  
死之命寄於主將主將非人亦有徊翔而不  
下者且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則無論市  
魁乞丐僅取足數中途逸去催覓頂替勢所  
必至又使練兵者一人用兵者又一人則練  
時塵飯塗羹之戲何益于實事乎職以爲欲  
募兵先募將各省撫按檄該省清軍臬臣或  
別道有謀畧經濟者專董其事擇于該省武  
弁中及別省廢將有智勇兼全曾履行陣者

薦拔爲將如果無人卽白衣應募中未必無  
將帥才不妨出格拔用薦授官職專令朝夕  
操練務使兵將相習如家人父子然異日卽  
統于大將亦令各當一面永不分析其隊伍  
領出關道經京師

皇上命官試驗勇怯以爲殿最如兵力強壯技藝  
精熟者募兵臬臣照邊道考滿例超擢之不  
則論黜逮治毫不假借昔言勁卒五千勝羸  
師十萬宋將岳飛以五百騎破兀朮十萬兵

誠貴精不貴多也故以薄直而得百常人  
不若以百人之直而得十勇士一省之中存留  
公費各項堪動之銀儘可措處該部少限兵  
數而厚給其直則有一兵必得一兵之用撫  
按諸臣公忠體國者諒有同心毋俟職言之  
喋喋也土司各兵精悍可用科臣韋蕃與職  
言之甚悉職政宜具疏以請而同官盧謙科  
臣周希令言之鑿鑿確乎其可速行者或言  
各兵遠在萬里緩不及事不知各兵縱遠往

返不踰一年半載差官募兵一事該部人地  
不宜取棄不定遲回四閱月而遣官始克就  
道未知所募之兵再踰四月亦能出關否也  
相提而論則難易遲速之效豈不較然乎第  
兵已集矣已練矣而進無明賞退無顯戮卽  
孫吳視師豈能取勝而將來之鼓舞實視旣  
往之賞罰則遼左功罪當議更爲今日第一  
義矣遼師覆敗無功也而無事者卽功大帥  
劉綎偏裨喬一琦等長驅深入殺傷亦畧相

當援師不繼力竭而死此最上一乘矣杜松  
等或尤其輕進然其死事與張承胤相爲伯  
仲一昧進止於臨時一乏綢繆于平日至其  
爲國捐身凜然大節

聖恩優卹恐難軒輊若世職加升似須酌量耳撫  
順陷失亦塞虜盜邊之常惟李維翰因斫樹  
啓釁隱匿不報旣而其事頗洩欲徼倖首功  
以偃前罪遂勒張承胤使全軍覆沒乃議者  
欲當之守備不設是罪不先于撫臣矣故職

前疏引失誤軍機之律按臣勘疏令箭紅旗  
是實則維翰之罪恐無俟再勘也楊鎬廷推  
科臣官應震亦言不可去年頒曆之晨同官  
唐世濟曾于班行頌言鎬之輕躁師期萬宜  
慎重衆以爲然蓋因兵調未集兵集未練爲  
期須一年之外耳不意師老財匱之一言而  
無定河邊之骨遂滿職惟嘆息痛恨于駁正  
之無人也今新經畧旣已出關

皇上必不以三尺貸二臣矣至若鄭之范者貪剝

無厭立殺開原數萬生靈

皇上卽命新經畧以賜劔從事可也然職復有慨  
焉宋臣以正心誠意爲主上所厭聞每相戒  
不言今日急務孰有先于臨朝發帑二大政  
者昨諸臣公疏或諱之不請或請之不力蓋  
老成納牖苦心不敢以必不可得之事塞

聖心轉圜之機凜凜有宋臣之戒耳乃

俞旨猶自遲疑不卽下豈特待事司馬門三日不  
報哉我

皇上試思自開闢以來有數十年不見臣民之天  
命音子乎有外夷殺掠邊民數十萬殲我大帥墮  
聖以我名城而

人主猶深居不出者乎

肅皇帝時庚戌之變虜抵城下嚴嵩入直謬云饑  
賊飽當自去輔臣徐階具以實對

肅皇帝赫然視朝有所責讓逮治而虜卽震懾宵  
遁今羣臣不得聞警蹕之聲左右近習母得  
有踵嚴嵩故智以虜不足畏上蒙



聖聽乎羣臣所上封事得毋半有浮沉乎臣願

皇上一御文華殿召對羣臣勵精圖治則中外之  
人心不約自固三軍之勇氣不鼓自奮百官  
之職守不申飭自嚴議餉議兵必不互相爭  
執以成道旁之築一切用人行政同時並舉  
矣羣臣積四閱月之血城方合詞叩

闕翌日召司農切責者惟金花一事一及內帑  
幾于齒馬矣但奴酋始發難

皇上已捐十萬今歲復四十萬司農所搜括加征

而輸之遼者三百餘萬今已告匱矣五十萬  
陛下之財而三百餘萬亦

陛下之財也儻奴酋猶復逃死加徵何時報罷今  
淮徐齊魯宋衛燕趙之間非告水則告旱民  
饑欲死橫徵繼之揭竿內亂禍且有大于奴  
酋者無論司農束手而內帑之以五十萬出  
者政未有已財也職請譬塞河決者然朝投  
卷石暮投環土石土徒逝波而決口如故何  
如捲筵築堤爲一勞永逸計哉

陛下誠大發帑金召募四方蹶張材官必有雲集  
響應者減醜虜而朝食則永無軍餉市賞之  
費而各酋之挾賞暫加亦可漸減國計自饒  
官府皆裕計無復有便于此者不然大內有  
聚羶之物危邊有不宿飽之士萬一胡馬驟  
至郊原烽火達于甘泉此時募兵而人不應  
散財而不見德天下事可不爲之寒心哉故  
職不勝杞憂直布其蕩蕩之見若此

○京營總督泰寧侯陳良弼題爲遼左迫切燃眉

書通考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京之急都門剝膚之憂敬陳京營戰守以壯

神京以固根本事項因奴氛正熾中外洶洶蒙  
皇上拔臣久廢惟是主憂臣辱之會捐糜正此其

時用是勉焉拜

命實慚豉負第今日京營非復尋常徒擁居重  
之虛聲已也關係更重廢弛益深欲襲常而  
蹈故固無裨于振刷若改弦而易轍則又駭  
于聽聞是以振刷二字人人能言之人人欲  
行之然而伍行不臻實效旌旗未卽改觀者

良由從旁有築舍之議當事懷首鼠之疑無  
怪乎因循玩愒沿習至今也除潔已率屬拂  
情任怨凡可徑行者臣當日勉無庸贅瀆外  
至事干諸司非藉

天語叮嚀恐諸臣意見不同未必能諒臣聽臣也  
謹陳乞緊九款臚列上請

一 兌發京軍夫遼危岌岌望援不啻救焚當事  
者以募之不及徵之無從不得已而搜及京  
軍臣豈不諒燃眉事急而敢爲是爭執以犯

時忌哉除副將江應詔遵

旨遣發外惟是京營所係上而

宸居外而

陵寢未可與他方外鎮同日而論輕重者且逆酋  
萌長驅之志諸夷起要挾之心逆奴奸細布  
滿中外而澤中之宄輦下之羗潜伏而測目  
者不可勝數此何等時勢乃紛紛議調遠出  
山海倘奴酋用西虜爲鄉導陸由薊鎮諸路  
而入水由天津而入越山海不一二日可薄

聖裁  
都城彼時不知何以措手其戍之山海者且  
東西隔絕矣乖其所之能令返師以勤王乎  
譬之癰疽發于四肢先飲護裡之劑毋使流  
毒于內然後徐療不然四肢之毒潰入心腹  
盧扁且如之何此今日之善喻也伏候

聖裁

一預認信地國家所恃以環護

宸居者惟此十萬之衆然標戰車城各有信地車  
戰布列關廂城守分擺各門所藉以捍外蔽

內者止此三十五營之兵而已觀今日徵調  
之難豈能猝集如林之旅言之真可寒心而  
分認信地豈容再緩合無將各營查照原分  
信地錯綜碁布令彼各量地勢須先認定某  
營聯絡某營某營策應某營務其首尾相應  
如常山左右相救如臂指一遇有事則分認  
旣明犄角可恃不然倉卒莫措卽郊甸之間  
自迷地利又安望其捍禦之藉哉伏乞

聖裁



一那借行糧京軍糧薄每石市價不過百餘文糊口甚難自來操演寅聚辰散相沿已久近因東事國門啓遲各軍到營業已過卯打射不兩隊短兵不數排轉盼之間而散砲放矣一營之衆卽點喝不暇又安望其耳提面命技精藝熟哉然以情揆之啓門旣遲散砲不得不早緣貧軍赴操率皆枵腹已午不食委爲難支無怪乎落旗稍遲而怨謗沸騰也查得秋操各有行糧戰兵有小糧共計七萬餘

石部例五折價得銀三萬餘兩向來本色歇  
操方散惠不當饑徒充貪總積識之囊今秋  
操伊始合無以各軍應得之糧預行折價發  
營自開操日爲始次給與每軍月得一錢五  
分以操期十五日計軍每日可一分足充一  
食之費耐半日之勞卽多留片時且易見惠  
而竟勞矣至于春操兩月例無行糧今多事  
時難以例拘照依秋操增給不過二萬餘量  
該部決不以此涓涓而阻鼓舞大機也伏乞

聖裁

一多火藥中國長技火藥爲最致遠摧堅藥之力也京營火藥雖自官給各軍每日仍買細藥一二文插合裝砲方得有聲居常尚可姑容倘對壘之際官藥不堪賣者不至悞事匪輕查得兩廠年例供辦京營者粗細藥共三十萬斤計用官銀萬一千兩而商匠領用硝黃有門欄腳價鋪墊等項糜費冗而物料低欲求如式堪用難矣計今細藥三十萬斤約

可用銀九千兩合無給價來營委官督造各  
期精便倘一備且有三利焉藥精命中制虜  
死命一也歲省金錢有益公家二也軍士不  
買私藥貧卒少甦三也用完作正開銷有餘  
抵充年例似亦不妨該廠成例伏乞

聖裁

一亟補戰車夫安營布陣莫要于車今車營無  
車是自撤其有足之城今之畫地爲營從有  
步騎安所容足而措手計查營中武剛車尚

缺八百餘輛卽今分派信地需車最急若行  
該廠必至悞事前發二百三十輛延推十餘  
年僅完一百七十輛尚屬不堪今患在剝膚  
勢難延緩乞

勅該部照依近議成造價值發營分投置造碁布  
信地以防衝突蓋造噐卽用噐之人則利害  
相關便于法繩較之商匠秦越爲心苟且充  
數者大相徑庭矣容臣會同協諸臣遴廉能  
將領董理車得精堅錢糧不致虛糜伏乞

聖裁

一更置器械語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敵奴酋蕞爾小醜造鈎梯攻具陷我名城無堅不破豈以堂堂中國五材所出百巧所集反不得堅甲利兵之用耶且營中器械在京造之兩廠在外解自省直然發價造辦驗試起解入庫等項處處有舖墊之費人人懷乾沒之心作止十一侵欺十九欲求堅利堪用豈能得哉今庫中所貯諸器名數徒充無一堪用皆鈍

甲朽戈胡彌犀利查得腰刀間有可用其紫  
花等甲當如近議兩領攢造一領酌議工料  
容臣共協巡諸臣會同部臣公委營中將領  
照依邊式改造務期堅緻適用至于弓矢更  
爲可異刀鎗甲冑卽不適用尚存廢鐵乃弓  
矢給軍多爲棄物該先後諸臣每每議折價  
給軍當事者莫肯信從合無准其折色比照  
先年協臣周世選題借工部銀兩給軍買辦  
弓矢事例如數發營聽臣等選匠糾工製造

大弓大箭給散軍選以裨實用其所借銀兩  
候外解折色至日扣還伏乞

聖裁

一加增犒賞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議常  
操散遲以便教演非徒用以應名而責諾也  
必射者習射鎗者演鎗短兵者熟短兵其殿  
者固罰而最者賞不踰時非所以示勸也營  
中犒賞居恒自是不敷及查例凡遇虜驚倭  
變俱外動部寺銀兩數萬以充賞軍置器之



用今日之變更屬非常合無比照前例量動  
數萬給發本營以供犒賞器械等費仍容臣  
等會同巡視衙門支用登簿以防侵冒庶臨  
事相機激勵將士與夫置辦急秘器具不致  
倉卒請議之煩也伏乞

聖裁

一申嚴訓練各營官軍歲有春秋大操月有短  
操非不旅進旅退馳馬舉砲若未嘗懈者求  
其足用者幾何知方者幾何母亦稽核全踈

言通石書 卷之二十一 六  
教練無法耳自今嚴行將領見行營陣外另  
考陣法孰爲可戰孰爲可守孰爲可變幻而  
移避不妨改擬其騎射弓矢打放火噐演習  
刀牌各官身親教訓每遇總協進營倍加抽  
選俱置冊簿 本記其技藝精熟者爲上等  
平常者中等不率者居下年終甄別之時以  
此相兼定其優劣至于著有勞勩薦剡旣多  
者容臣等咨部卽爲推用使其有所戒懼不  
敢自逸尚謂操練爲故事耶伏乞

聖裁

一優拔將領夫將者軍之司命今京營之缺素  
彌冷局人人厭薄無非養廉不敷升遷遲滯  
耳然所以分猷輯衆惟諸將領是賴使其視  
官如寄欲責之克修職業勉樹功名必不得  
之數也向來各官各以簡調隨到隨論官軍  
徒煩于迎送而過期不至營務不勉廢弛甚  
非將識兵精之意也或就近推補或嚴罰違  
限均聽該部酌處中間各將才堪折衝而伏

居城隼儻有秩雖優崇而不堪練勇臣會同  
協巡咨部一照原官更調如吏部煩簡之例  
此其抑揚之道而戰守兩便矣伏乞

聖裁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遼事尚多隱憂

廟筭宜周意外懇乞

聖明酌羣策以足兵足餉事職觀自有遼事以來  
陛下未嘗不慮遼矣而語及用人不報語及練兵  
不報語及

御殿不報語及罪已不報至發帑一節豈惟

陛下惡聞之羣臣中亦知

陛下必不能發無事此空言爲矣以一隅之警

騷擾四方已爲非策況暴歛傷心或別有不  
可知之事則後日憂方大耳然則欲救目前  
之急畢竟是發帑二字欲爲

陛下理財畢竟是節用二字如羊羝磁器袍緞諸  
費卽量減六七分無損於國金銀寶玉奇巧  
諸匠作卽暫停二三年無妨於用南京馬快

籌邊研畫 卷之二十六  
船之轉輸有何益于官府各處鈔關之楮幣  
有何利於軍民不此之圖而徒責餉於戶部  
戶部其何以應恐一旦事急而外廷之借用  
尚多不止金花銀兩而已也

陛下昨採科臣祝耀祖言謂詞臣徐光啓不宜外  
用矣然朝鮮素患文弱今喪師之後其氣益  
沮喪苟無謀斷之奇才以振其弱而堅其守  
則奴遂無東顧之慮光啓未可出庶寮中獨  
無可代往者乎所當議者一也光啓雅有濟

時之志今京中弛廢已極

陛下何不加以憲職令其贊理京營使以其意教  
演三大營戰守之務但以巡視科道習之而  
前議兵部司官不必另遣所當議者二也京  
營十萬之衆大約以城守營及火噐手爲藏  
拙養老之地今京營巡視有兵分城守之議  
其意良深但分遣勲臣各司信地而于城守  
營及火噐手分而練之不責之戰而責之守  
易之以其所安也其餘諸副將各領萬人爲

一軍而二三偏裨佐之加其月糧日夕操練  
每軍用火器手三千人必須妙選精絕者教  
而後戰庶乎他日可以摧鋒陷敵所當議者  
三也科臣姚宗文

陛下用之于關內閱視然三韓陣亾子弟當有以  
慰之兵興以來所用金錢當有以稽之金白  
及宰煖諸虜當有以聯之宗文卽在關內亦  
可辦此事但在

勅書中開載得明耳至于陝西三鎮則宜另遣一



官不宜併責宗文一身所當議者四也解遼  
本色無如從海道便然登萊一帶所得船幾  
何聞浙中有船下可運糧中可運草上可拒  
戰非用錢募之何以得至轉盼秋期過海道  
便不可行所當議者五也虜揚言欲從岫巖  
以取海蓋所謂以虛聲分我之備使我無所  
不守耳然此中運糧山積苟無重兵守恐其  
用曹操烏巢故智也今何將何兵可以扼要  
嚴備所當議者六也職起家令蜀知蜀兵窮

苦隆冬時有葛衣者今離家遠戍艱苦萬狀  
目今冬寒何處得衣被焉職知蜀兵長於凌  
險登山最步兵之良當另爲優給宜急命戶  
部司官一員綿絮衣襖製就而賜之去年所  
遣西兵尚餘幾何亦併賜之方可以結其心  
壯其氣使之盡力殺敵所當議者七也李如  
楨庸劣鄙猥本非將才纔一入遼而淚泣哀  
號無復人色此豈足當重敵冀成功哉李懷  
信爲西北邊名將當令徃代如楨大將之旗

鼓一新而軍中之意氣自倍所以圖敵實在  
于此所當議者八也虜屠我數城備極慘毒  
遼中子弟豈可時刻忘此虜新經畧到任必  
能激勵振作使人自爲戰然徒手之人豈能  
搏虎衣甲器械復應于何處取用犒賞應于  
何項支給所當議者九也古來戡亂之人必  
待非常之士然其人非困於屠釣耕牧之中  
則累於文法世網之內如古衛霍李郭之流  
但得一人焉足以成功矣今各省撫按司道

言通石畫  
卷之二十六  
及募兵使者隨地物色果有奇士不妨具本  
起送宇內之大未可謂無其人也若束于資  
格拘于成調則英才必無自見之日矣所當  
議者十也夫

陛下慮遼事當實有紓遼之策

陛下錄羣策當必求可見之實不然議論日多而  
實用日少他日即欲圖之恐無及矣職故不  
揣愚劣以發帑爲綱以十事爲目以塵

聖覽

卷之二十六終